



弘

明

集

梁

釋

僧

祐

撰

弘明集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弘明集序

梁 釋 僧祐 撰

千七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延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歲幾五百緣各信不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鷓鴣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眦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

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  
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  
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綜君子惠  
增廣焉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弘明集卷第一

梁 釋 僧祐 述

牟子理惑論 三十 七篇

正誣論 未詳 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  
 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  
 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  
 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  
 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易  
 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  
 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  
 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  
 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  
 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  
 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  
 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  
 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  
 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  
 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  
 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

十七

三

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甌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

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官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獻欵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

十七

四

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縱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

今子說道千七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

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

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

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

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

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

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

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  
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  
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  
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  
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  
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  
深不絕洧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  
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  
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  
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  
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  
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  
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  
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  
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

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  
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  
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  
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  
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  
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  
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  
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  
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  
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  
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  
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  
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



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  
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巨學呂望丘學老  
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  
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  
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  
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  
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  
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  
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  
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  
三漏周公背倭伏羲龍鼻仲尼反頤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  
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  
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  
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  
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  
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  
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  
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  
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  
於水矣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  
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  
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  
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  
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

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  
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  
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  
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  
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  
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  
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  
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  
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  
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  
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

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  
遊世之樂友淑賢以買妻子之歡是不爲奇  
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  
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  
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  
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  
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  
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  
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疵  
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  
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  
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

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

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

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  
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  
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  
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  
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  
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  
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  
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  
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  
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  
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

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  
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  
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  
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  
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  
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  
妻子凶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  
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  
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  
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  
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  
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  
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

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梟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

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

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

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息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責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斡以壹殮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

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  
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  
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  
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

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  
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  
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  
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  
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

千七  
麟麇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  
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

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織緯聖人秘  
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  
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畜為上孔子云  
食不厭精繪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  
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  
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  
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  
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  
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  
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費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十四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

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

十七

十五

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瓊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憺怕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王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

十七

十六



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惓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

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媪不能熟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畜畜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蹠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十七

十七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杏

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彥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

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韜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懼怕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sup>十七</sup>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

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揚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侯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

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

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蟥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

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

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窾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勅願受五

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鹿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

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曾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絲絲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

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疊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千七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主晉者疾衷鉅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曰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

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羗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紮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

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

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滅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

得佛此非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

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耳則開闢至

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

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

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

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

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

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

耳計天下昆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適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

十七

十五

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

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淫癘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鑾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與感故聞鼓鞀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及陋是以諸奉佛



者仰慕遺跡思存髮鬢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

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命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窀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七

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槽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餼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天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官商嗟夫比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導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通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僞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禁躅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千七

二六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

累未合道家嬰兇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

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

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雖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已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

鴟	鴟	鴟	鴟	鴟	鴟	鴟	鴟	鴟	鴟
居	言	絺	綌	逆	切	綌	綌	綌	綌
切	口	頤	子	頭	也	桴	鼓	杖	也
吉	聖	結	也	桴	鼓	杖	也	擊	也
更	蘇	老	切	兄	給	徒	亥		

詐也誑 切 讎 居 宜 磨 居 鈞 切 橐 籥 橐 籥 以 灼 切 玆 切 瑗 瑗 其 於 切 堉 徒 結 也 貉 似 下 各 切 圻 切 瑗 瑗 章 於 願 切 堉 徒 結 也 貉 似 下 各 切 圻 切 瘳 皮 起 也 鞞 毛 去 喜 區 靡 趙 醯 側 也 魚 醯 改 切 鞞 毛 去 喜 區 靡 趙 醯 側 趙 醯 改 切 鞞 毛 去 喜 區 靡 趙 醯 側 盧 舍 切 豐 許 覲 切 勿 斷 首 也 敵 與 青 日 隳 貪 也 旂 音 奇 交 龍 為 旂 臧 短 樞 也 悼 渠 營 切 無 窳 苦 營 也 尉 捕 鳥 罔 也

弘明集卷第二

千八

梁

釋

僧祐

述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弟

子

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

我躬不閱<sup>十八</sup>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

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

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絲邈億

劫乃報乎此皆英竒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

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

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

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

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

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

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昇無窮失矣則永墜  
 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  
 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  
 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穿之  
 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  
 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  
 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  
 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  
 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  
 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今自撫  
 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  
 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  
 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  
 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

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乂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未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

十八

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彛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

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

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十八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三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

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  
羸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  
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  
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  
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  
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  
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羸於在昔結因  
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  
昔有接羸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  
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  
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  
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  
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  
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  
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

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  
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  
水土之羸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  
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  
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  
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  
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  
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具札  
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  
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  
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  
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  
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  
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  
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

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  
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  
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  
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  
知已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  
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  
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  
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  
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  
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  
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  
應分至啓閉而鷺鷹龍蛇虺焉出沒者皆先  
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  
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  
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

千八

五

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邁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豐  
邁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  
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  
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  
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  
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  
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  
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  
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  
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  
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  
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  
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  
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



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  
 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  
 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  
 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  
 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  
 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  
 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  
 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堯莢無莪而敷玄  
 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  
 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  
 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  
 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  
 何竒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  
 泉及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

千八

大

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  
 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  
 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  
 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  
 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  
 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  
 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  
 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  
 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  
 賒紛紛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群  
 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  
 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  
 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  
 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  
 城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䟽魂沐